



My Teachers of Xiamen University

我的老师叶文程

陆勤毅

我于1979年9月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一进厦大我们就被美丽的校园景色所吸引，上课以后我们明白了厦大不仅有美丽的校园，厦大更有一批学识渊博、品行端庄、诲人不倦的老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教师群体才成就了母校厦大光荣的历史。就我们考古专业来说，当年有庄为玘、陈国强、李家添、叶文程、吴绵吉、蒋炳钊、苏垂昌、唐杏煌、钟礼强等一批老师给我们传道授业，其中叶文程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忠厚长者

我们1979级考古专业从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安徽、浙江、江苏和部队共招收20名同学，全是男生，年龄最大的1951年出生，最小的1963年出生，整整相差一属，1951年出生的那位同学入校不

久就因病休学了,我在班上就是年龄最大的了。同学们年龄差距大、经历各不同、家境有区别,管理起来有些难度。叶老师虽然没有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但他对每一位同学都很关心。

叶老师对学生的关心首先表现在让同学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安下心来,努力学习。我当时担任班长又是班上的老大哥,叶老师每次在课前课后或是其他场合见到我,总是向我了解同学们学习生活情况,对几位家庭困难的同学更是关心有加。有了叶老师这样一批老师的关心,入学不久我们班的同学们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去。2013年我们毕业30年聚会时,不少同学回顾当年的这些情景仍然十分感慨。

叶老师对学生的关心还表现在学业上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我们1979年入校的同学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批幸运儿,应届高中生很少,大部分经历了下乡插队、招工回城、参加高考的复杂和艰辛的过程,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刻苦努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何掌握科学高效的学习方法,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叶老师给我们讲授“中国陶瓷史”、“建窑德化窑专题研究”、“陶瓷鉴别”等课程,这些十分专业的知识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有些难度的。叶老师在讲授这几门课时,既要求我们仔细地观察、分析、比较每一件古陶瓷器的特点及其与同时代不同窑口陶瓷器的关系,并找出各窑口陶瓷器的发展变化情况;又要求我们掌握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一再告诉我们掌握方法比记住具体知识点更加重要。这个道理我们毕业30多年了还是记忆犹新,并且越发觉得是至理名言。我对叶老师的讲课风格至今印象深刻,“古陶瓷”课程的内容是琐碎和枯燥的,但叶老师能够娓娓道来、讲得有滋有味,这就体现出认真备好每一堂课的敬业精神和刻苦钻研的学术功底。

叶老师对学生的关心还表现在实践教学环节上。考古专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践性强,每届本科生在校四年中至少要有一个学期田野实践,或是田野调查或是田野发掘。叶老师很关心每一届的考古实践课的安排,甚至亲临现场看望、指导。记得1983年7月我毕业分配到安徽大学历史系任教,9月接到母校邀请到山西侯马协助苏垂昌老师、唐杏煌老师指导1981级考古专业同学的野外发掘。到了11月,山西已经很冷了,叶老师从日本访问回到北京又专程绕道侯马野外实习驻地,代表学校和历史系看望野外



实习的师生,并且为大家做了一场生动的学术报告。这给远离母校远离城市在艰苦的环境下学习生活了几个月的同学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以上这些言行构成了叶老师的忠厚长者的形象,他的形象在同学们中一直是可亲可敬可靠的。

学业导师

叶老师长期从事古陶瓷研究,在这方面颇有建树享有盛名。我们在校期间他是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们毕业不久他被选为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瓷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叶老师对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瓷研究的兴趣在大学读书时就已产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在此研究领域已崭露头角,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研究春天的到来叶老师也迎来了研究成果的收获期。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我国学术研究成就对世界的影响越发广大,尤其是中国古陶瓷和古外销瓷的研究成果备受关注。而这一阶段正是叶老师会长的身份领导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时候,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古陶瓷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叶老师也因此获得学界同行的普遍称赞。

叶老师有着敏锐的学术眼光。最近,我翻出在厦大学习期间叶老师讲授“建窑德化窑专题”课的油印讲义和已经发黄的课堂笔记,看到《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一辑发表的叶老师的论文《关于我国古外销瓷研究的几个问题》,文中提出唐代以来,顺着“丝绸之路”,我国陶瓷器由陆路运往西亚诸国,转入欧洲。及至宋元明清,我国瓷器大量输往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诸国,是世界各国市场上独一无二,无可匹敌的传统商品,受到各国人民极大的欢迎和爱好。明代以来,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海洋贸易更加频繁,瓷器贸易额大幅度增加,输出的范围更广,囊括了亚欧两洲,甚至远达于非洲东海岸,形成了世界性的中国瓷器市场。由此叶老师得出结论:“海上‘陶瓷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可并为比美而毫无愧色”。联系到当年厦大学者参与的泉州港遗址发掘等重要的考古活动,叶老师以及厦大一批老师在这些实地考古和书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独到观点,对于今天中央提



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做出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和可贵的智力贡献的。

叶老师有着缜密的学术思维。1982年,他就提出“开展我国古外销瓷的研究,对于我国陶瓷史、经济史、海外交通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外友好关系史的研究,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了做好古外销瓷研究,他提出了六点“看法”:一是注意“文献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他认为“占有更多、更大量更丰富的有用资料,提供我们研究的依据”,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二是注意“国外资料的翻译和介绍”。他认为“这项工作对我们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并提出了翻译国外研究资料的具体建议。三是注意“外销窑口的调查和考察”。他指出“在今后,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开展有关我国外销瓷窑口的调查、考察和发掘,全面了解和掌握有关实物资料,弄清内销和外销的产品类型和数量,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应当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四是注意“文献目录的搜集和汇编”。他指出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薄弱,应该在归纳研究成果、整理研究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便利方面多做工作。这些工作可能是“为人作嫁”,但功德无量。五是注意“研究专题的设想和规划”。他不仅提出这个原则建议,还具体提出九项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中有的至今还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六是注意“学术活动的举办和开展”。建议开展多种形式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把有关这方面的学术活动搞得更生动活泼、更活跃、更有成效”。叶老师30多年前提出的这些观点,对于我国古外销瓷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和借鉴价值。我们由衷地钦佩叶老师缜密的学术思维能力和远见卓识。

叶老师有着师者的良苦用心。叶老师把培养和提携后学之辈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学生在校期间他就注意发现和培养有意从事古陶瓷或古外销瓷研究的同学加以引导,使他们逐步掌握研究方法、走上研究之路。记得1978级的李广宁、芮国耀、丁炯淳,1979级的林果、阮平尔、谢道华等同学在校期间就参与叶老师组织的野外调查、资料收集整理、论文写作等工作。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是,学生毕业后,叶老师同样尽己所能继续加以指导。在叶老师的教导下,我们班以及我们前后届的不少同学继承叶老师的衣钵,在古陶瓷研究或古外销瓷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得到学界认同。其中,李广宁同学被选为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



世间有两种感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一种是子女和父母的感情，一种是学生和母校的感情。父母给了子女生命，母校给了学生知识，当生命插上了知识的翅膀，生命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写到此，我的耳边仿佛响起声韵悠扬、含义深远的厦大校歌“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发其藏？”“人生何茫茫！谁欤普渡驾慈航？”不正是一批又一批像叶文程先生这样的平凡而伟大的老师们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人生旅途吗？叶文程先生已过耄耋之年，我也年过花甲，我当年的同班同学们皆已是年过半百之人，但是大家每每联系、每次聚会都会谈到母校谈到老师，总忘不了母校和母校的老师们对自己的培养造就之恩，这就是学生对母校、学生对老师永远不变的感情。

作者简介

陆勤毅，男，1954年生，1979—1983年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曾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现任安徽省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